

芥川龍之介〈馬腳〉中的身體論述

王綉線

明道大學應用日語學系講師

摘 要

芥川龍之介（Akutagawa Ryunosuke）1921年到中國旅行；〈馬腳〉是1925年（大正14年）發表的小說。〈馬腳〉的男主角忍野半三郎（Oshino Hanzaburou）到中國北京工作後，陰錯陽差被鬼差點錯生死簿，猝死在工作地點。鬼差發現抓錯人時，不得已匆忙地幫腳已爛掉的男主角，裝上一雙馬腳後，隨之讓他復活。

討厭馬的男主角，身體變成嵌合體（chimera），駕馭不了自己的馬腳，且受到原生馬蒙古馬的牽引，脫離家庭，奔馳在滾滾黃沙中，飄流不定。因此，本小論試從男主角的身體改變，和所處的空間變化，探討男主角的主體性，以及〈馬腳〉中呈現的意識形態。

關鍵字：芥川龍之介、馬腳、身體論述、主體、意識形態

Body Discourse in Akutagawa Ryunosuke's *Umanoashi*

Wang Hsiu-Hsien

Lecture of Department of Applied Japanese Studies, Mingdao University

Abstract

Akutagawa Ryunosuke had a trip to China in 1921, while *Umanoashi* is a novel published in 1925. The hero Oshino Hanzaburou in *Umanoashi* was mistakenly put in the death book by the inferno servant and had a sudden death out of his hometown. After the servant had been aware of the mistake, he could only immediately replace the hero's rotten leg with a horse leg and brought him back to life.

The hero who had really hated horses then had a body of "chimera." He could not control his own horse leg but was dragged by the original Mongolia horse to separate himself from his own family galloping in the flowing sand of deserts, not knowing where to go. Hence, this paper tries to discuss the hero's subjectivity and the ideology in *Umanoashi* with the hero's physical change.

Keywords: Akutagawa Ryunosuke; *Umanoashi*; Body Discourse; Subject; Ideology

壹、緒論

〈馬腳〉(Umanoashi)是芥川龍之介(Akutagawa Ryunosuke, 1892.3-1927.7)1925年(大正14年)發表的小說¹，這是他在1921年到中國旅行後所寫的作品²。故事中提到「第一革命」³一詞，其意思指的是1911年武昌起義，由此可見這部作品主要描寫1911年以後日本人到中國工作所發生的事情。作品中以男主角的死亡及復活，描寫討厭馬的男主角，失去身體的雙腳後不得不接馬腳，身體變成嵌合體(Chimera)，駕馭不了自己的馬腳；且身體受到馬腳的主人——原生馬蒙古馬的牽引，脫離家庭奔馳在滾滾黃沙中，飄流不定⁴。

從作品中的描寫，不難看出作品從身體的論述，探討個人意志與國家體制的問題。關於〈馬腳〉的先行研究，大部分和芥川的其他作品一起探討，或從作品的周邊探討。其中孔月認為這個作品是芥川旅行後，諷刺「帝國主義時期

下日本國家體制的高漲」的作品⁵。

除此之外，先行論文的論點也呈現多元化，秦剛以「告白」關鍵字，認為這個作品是芥川在當時文壇創作的拒絕告白小說，「將告白自我對象化的小說」，作品中「可以窺見作者對家庭制度的壓抑不滿」⁶；阿部壽行則是指出秦剛「告白」的問題點，提出〈馬腳〉著重於「描寫被看的『我』及看自己的『我』的相剋」⁷；邱雅芬認為〈馬腳〉是以社會問題為描繪重點的作品⁸；鈴木曉世認為「〈馬腳〉的整體構造是透過音聲的變化，表現忍野所處的環境變化」⁹；關口安義認為忍野的失蹤是逃離家庭、社會，追求自由¹⁰。其次林嵐、須田千里等，則和原典比較，探討和原典

⁵ 詳參：孔月(2004)，〈芥川龍之介の『馬の脚』における帝国日本の表象—その寓意・風刺をめぐる—〉，《文学研究論集》，22，103-128。

⁶ 詳參：秦剛(1999)，〈〈告白〉を対象化した〈お伽噺〉—芥川龍之介の小説「馬の脚」を中心に—〉，《国語と国文学》，76(2)，39-52。

⁷ 詳參：阿部壽行(2001)，〈芥川龍之介『馬の脚』ノート：解体される〈我〉・構築される〈我〉(山田晃教授退任記念号 永藤武教授追悼記念号)〉，《青山語文》，31，28-41。

⁸ 詳參：邱雅芬(2004)，〈中国旅行後の芥川龍之介文学：「馬の脚」の世界〉，《Comparatio》，8，38-44。

⁹ 鈴木曉世(2006)，〈芥川龍之介「支那游記」論—「馬の脚」「湖南の扇」への影響について〉，《語文》，87，62。

¹⁰ 関口安義(2007)，〈芥川龍之介「馬の脚」論—自由への遁走(特集 〈働くこと〉と〈戦争すること〉)〉，《社会文学》，25，105。

¹ 宮坂覺(1985)，〈年譜〉，菊池弘編，《芥川龍之介事典》，東京：明治書院，頁634。

² 芥川於1921年3月下旬至7月上旬至中國旅行。參見：宮坂覺(1998)，〈年譜〉，芥川龍之介，《芥川龍之介全集 第24卷》，東京：岩波書店，頁146-150。

³ 詳參：芥川龍之介(1987)，〈注釋1〉，《芥川龍之介全集 第5卷》，東京：ちくま文庫，頁455。

⁴ 〈馬腳〉的中譯文乃筆者拙譯，為忠於日原文原文、以及紙幅之故，原文請參見：芥川龍之介(1987)，〈馬腳〉，《芥川龍之介全集 第5卷》，東京：ちくま文庫，頁451-472。本文中以「全集」簡稱。

的異同點¹¹。

筆者受到上述先行研究啓發，立足於先行研究基礎上，就〈馬腳〉作品本身，進一步定焦探討男主人翁的身體與空間的關聯，本小論試從作品中對男主人翁的身體論述，和所處的空間變化，探討先行論文中未詳盡論述的男主人翁主體性、和〈馬腳〉中呈現的意識形態。

貳、忍野半三郎的死亡與變身

（一）故事摘要

忍野半三郎年齡三十左右，到中國北京的日本三菱公司工作，兩年前剛和妻子常子結婚。某一天下午，忍野在工作告一段落想要抽菸點火時，突然趴到桌上猝死，死因被判定為腦溢血。不知自己已死的忍野，不知何時來到一間陌生的事務室，內有兩個中國人。在那裡，他被那兩個中國人宣告死亡，雙腳也已腐壞。忍野弄清他是被鬼差陰錯陽差抓錯，替代了洋人Henry Barret之死，無奈腐壞的雙腳被那兩個中國人強迫接上馬腳，因此，討厭馬的忍野爲了此事和那兩個中國人爭吵抗議，卻是無效。接著忍野一陣記憶不清、腦海幻影穿梭，好不容易意識清醒，卻發現自己躺在棺木中。忍野的太太和其他的人們，爲了忍野復活這件事情高興不已，特地

舉辦活動慶祝復活。但是，忍野一點都不開心。因爲，從起死回生那一天開始，忍野一直感到不安，擔心馬腳的事情被人知道，也擔心因此可能會被同事拒絕往來，於是，忍野決定隱藏這個秘密。比起同事的可能排擠，忍野更加比較擔心妻子變心，盡管擔心，隱瞞這個馬腳的秘密卻比預料中困難。因爲，他的腳超越他的理性，無法控制。就在一個沙塵暴來襲的日子，他被發情的馬腳主人——蒙古馬牽引，奔向滾滾沙塵，不知去向，他的失蹤成爲話題。事發半年後，十月份的某一天黃昏，忍野半三郎回來了。但是，常子發現忍野的雙腳是馬腳後，感到一陣「莫名的厭惡」；忍野察覺妻子的情感變化，毅然背向著妻子再次離開。

（二）忍野半三郎的死亡

因爲命運的捉弄、鬼差抓錯人、亂點死亡簿，讓忍野莫名死亡。忍野死亡時的年齡也才三十左右，結婚也才兩年。如果以年紀計算，他如此年輕就「腦溢血」猝死，這原因著實令人費解。但就故事中對忍野的死亡描述，筆者認爲由此能夠掌握忍野的死亡與整個故事發展的相關意義。

忍野是在公司「拼命」¹²（全集452）工作告一段後抽菸點火時，突然趴到桌上猝死的。他是想休息卻還未休息、猝死在工作崗位上的。換句話，他是盡心盡力「拼命」工作、過勞猝死在

¹¹ 詳參：須田千里（1996），〈芥川龍之介「第四の夫から」と「馬の脚」：その典拠と主題をめぐって〉，《光華日本文学》，4，75-90。

¹² 原文爲：「せっせと」。參見：同注4，452。

工作崗位上。他的奉公職守，雖然博得同情，但年輕的忍野不認為他是「腦溢血」，也不認為他已死亡，忍野是拒絕同仁醫院院長的判定，也拒絕死亡。

諷刺地是，生前討厭馬的他，因這場陰錯陽差偏偏讓他的身體變成馬身的一部份，並且是變成他無法駕馭的馬身。雖然他不想變成馬，他卻陷於整個事件中。當那兩個中國鬼差說他已死去三天、腳也已爛掉時，不知自己已死的忍野，原本一雙站的好好的雙腳，穿著筆挺的長褲，頓時像消氣般的氣球，雙腳不見了，腿以下的長褲也軟趴趴地掉在地板，接著整個人跌坐在地板上（全集454）。這種描寫方式是本人不知事情原委，命運也無法由自己掌控，一旦他發現事情真相後，雙腳頓時消失，厄運跟著來，變成忍野不想成為的馬。筆者認為鬼差在生死簿游走的筆「槓掉」¹³他的主體，讓他陷入死亡、失去雙腳，變成馬的符號。而忍野在職場的猝死，

也不免讓人聯想，他是因為過勞而死，加上失去的雙腳，具有失去「立足的根本」之意，導致忍野後來命運的漂盪不定。

（三）忍野半三郎的名字寓意

如同國末泰平所指出，沉默寡言的主人翁「忍野半三郎」，他的姓「忍」跟日語的啞巴「啞」發音相同，都是發「oshi」¹⁴。立於國末泰平氏的研究基盤，筆者認為「半三郎」的「半」也具有特殊意涵，因為他的雙腳變身為馬腳，因此「半」的意義具有人馬身之象徵，整個名字具有無法發出聲音的人馬身之意，「忍野半三郎」這樣的取名佈下了故事整個發展的伏筆。

當忍野知道死亡真相復活回到人世間後，取代他雙腳的馬腳，變成了他恐懼的符碼，也變成他不可言說的病癥。他害怕他的模樣會被革職，害怕同事不跟他往來，擔心太太發現的話，太太將被人取笑是個變成馬腳先生的太太，因此而變心，忍野擔心自己的太太是「女人啊你的名字是弱者」（全集458）這種人。於是他開始了「不要露出馬腳」的苦鬪，陷入他討厭也不想變成的「馬」事件。但變「馬」的事件一直展開，忍野的生活方式及所處空間的也一直跟著改變，卻不能向任何人言喻真相，僅能以日記記載事實。

¹³ 「被槓掉主體」的概念，乃應用拉岡「被橫線隔離的主體」之概念。拉岡引介索緒爾記號(SIGN)概念，隔離線是索緒爾算式中分隔表記(signifier)與所表項(signified)的橫線，意味著表義過程中內含的抗拒，此抗拒只有在隱喻/代稱(metaphor)發生時才被跨越。此橫線劃過S，成為\$，被橫線隔離的主體。這個橫線代表主體被語言造成的分裂(SPLIT)。筆者認為忍野就是鬼差在生死簿中用筆寫下的名單，那隻筆成為變成書寫語言的橫線。有關上述拉岡著作的原文用語及理論、中譯文主要參考：狄倫·伊凡斯(Dylan Evans) (2009)，劉紀蕙等譯，《拉岡精神分析辭典》。臺北：巨流，頁25。

¹⁴ 國末泰平(1992)，〈芥川龍之介「馬の脚」—冥界からの生還〉，《日本文学与人間の発見》，東京：世界思想社，頁140。

（四）生活方式的改變

到中國北京三菱公司工作的忍野半三郎，因為雙腳變成馬腳，整個生活方式大改變。首先是將和服、室內的日本襪廢掉，改穿長筒靴，掩飾馬腳。因為怕露出馬腳，也不敢脫掉長筒鞋，一直穿著，導致變成「跳蚤的巢穴」，也因為跳蚤不能好好工作，必需得全力對抗跳蚤。不僅如此，長時間穿著長筒鞋的馬腳也發出臭味（全集458-459），引人側目，馬腳不僅是他的恐懼，也是他身心的病癥。更糟糕的是一雙變成穿「長筒鞋」的「馬腳」，漸漸無法用理性駕馭牠；忍野試著駕馭這雙「馬腳」，卻是與自己的身體漸行漸遠。

有一天他要搭人力車去公司，原本是要「十二錢」的人力車資，卻被車伕敲詐「二十錢」。「十二」變成「二十」的數字，是個「本末」顛倒的數字，而忍野半三郎的身體也「本末倒置」，「頭腦」無法駕馭下肢，當下原本只想稍微修理人力車夫的敲詐，踢了人力車夫一腳。沒想到這馬腳一踢，像踢「足球」一般，把馬夫踢到半空中（全集459-460），此刻的忍野已感受到身體的動物化。一雙馬腳也開始影響夫妻生活，異於常人的雙腳，襪子也破的很快，忍野不得不背著太太想辦法籌襪子的錢。忍野睡覺時，也曾經差點踢到常子的肚子；襪子跟褲子從來沒有脫掉過，毛毯非得蓋到腳尖，想辦法不要露出「馬腳」，這也讓這意味著兩夫妻過著沒有性的生活，這雙馬腳變成閹割忍

野的象徵，讓忍野無法在家立足，馬腳也變成忍野無法言喻、「無法立足」的秘密¹⁵。

（五）生活空間的改變

由日本輾轉到中國北京工作的忍野，兩夫妻住在公司宿舍。為了要掩飾馬腳，忍野穿上長筒鞋，無法脫掉；也以國外文化生活為藉口，將宿舍僅存的一間日式房間改成西式。由此足見忍野夫妻在異鄉堅持的唯一日式空間，因馬腳不能使用；浴室的窗戶及門也都緊緊關閉；在異鄉佈置的故鄉空間蕩然無存，常子也抱怨「沒有塌塌米」的改變，這也意味著兩夫妻在外生活對故鄉的思愁及不適，刻意安排的故鄉格局也由此消失了。

其次，忍野把原本和常子兩人共眠的雙人床（double bed）也賣掉，這雙人床原是某一美國人的拍賣品，足見這雙人床是忍野兩夫妻共同喜愛的床。由此觀之，兩夫妻到中國後，因為生活適應等種種緣故，日式生活空間中溶入洋式傢俱，但馬腳一事發生後，落得兩人沒有共同喜好的日式空間、睡床；空間、傢俱的擺設亦變得不日不西，夫妻實質的性生活也蕩然不存，徒留房子空殼。其次，忍野喜歡的外國人居住的租借地花木；運河的清水，一一美景，都無心欣賞眷戀。這些空間的形成、融和、毀壞，都說明了到國外工作的忍野，想要

¹⁵ 有關馬腳的意義，閔口安義認為是隱藏人的秘密，包括家庭、社會、國家的問題。筆者的論點著重於：馬腳是無法立足的主體。有關，閔口安義的論點，詳參：同注9，105。

適應國外生活卻落得無所適從，哪裡都不能去、哪裡都不適應，「忍野」只能「忍也」。

(六) 變身

想要控制「馬腳」卻控制不住的忍野，就在某日，在書店前碰到支那敞篷車，那時他剛好想進去書店，駕馭者發出叫馬後退的指令，未料他的雙腳也跟著馬伏的指令後退，他努力抵抗卻無效。所幸駕馭者發出停止令聲，他的雙腳也跟著停住，鬆了一口氣時，卻發現到他的喉嚨隨著馬叫聲中的馬笑聲，發出像馬嘶叫的聲音。他的身體已從「馬腳」蔓延到聲音，變成馬身，完全變成嵌合體，變成無法言喻自我的主體，忍野的身體變化與上述的描述——他無法告訴他人他變身的秘密呼應，巧妙地和其名字、身體論述結合一起。

參、蒙古之「馬」、Henry Barret與忍野半三郎

(一) 蒙古之馬和忍野半三郎

就北京蒙上蒙古飄來的滾滾黃塵日，命運打擊了忍野所有的一切。源自蒙古庫倫馬的一雙馬腳，一嗅到蒙古的春風（滾滾黃塵）時，變成嵌合體的馬腳，馬上隨之向上跳躍（全集463），振奮不已。

馬腳源自外蒙古的馬，牠從中國邊疆地被帶到北京工作，死在北京德勝門外。這不難讓人想到這是一匹異死他鄉、無法擁有自己生命的異鄉馬。而忍

野是從日本到中國北京認真工作，猝死在異鄉的異鄉人，就在命運的捉弄，討厭馬的忍野半三郎彷彿跟「馬」一樣死在異鄉，和馬的命運交會在死在異地的馬腳上，卻不斷牽動忍野的命運。

黃塵滾滾之日，原生在塞外的蒙古馬四處亂跑追求交配。換言之，死亡之馬的原始生命是充滿野性的活力及生機，牠不斷地牽引著忍野的身體；但就忍野半三郎而言，「他是個不怎麼樣」「風評不怎麼樣」「很平凡」的男人（全集451），婚姻亦是媒妁之言，太太長相普通，來到異鄉過著平凡日子（全集451-452）。馬腳一事發生，夫妻生活大亂、性生活不再。然而忍野的下半身蒙古馬腳卻一直在喚醒馬的原生命力，忍野無法抑制這股不屬於他的生命力。變成非馬非人的人馬身，這對忍野而言是種無奈的生命諷刺。

(二) 「麻繩」與「鎖」

當常子發現到忍野身體異常，卻不敢直問，直到三月底的某天，常子終於忍不住了。當天，忍野像狗一樣很喘地爬進公司宿舍客廳，一坐到長椅，忍野馬上催促常子拿麻繩給他時，她心裡預感忍野將會發瘋，經常掛在臉上的笑容不見了，急勸忍野請山井博士看診。但忍野堅持不肯地說：「那種庸醫知道甚麼？那傢伙是小偷！大騙子！要請他來看不如你先壓住我的身體」（全集464-5）。

於是兩人慌張地用細繩束縛兩夫妻都無法理解的一雙馬腳，兩人心急卻都不開口，只是兩人相擁一起，坐在長椅等待命運的到來。此刻加在忍野身上的繩索，頓時變成一條緊緊兩人的不解之心，也頓時成為這個家庭既相繫又抑制的繩索。兩人因不解的束縛而擁抱，也因這不解的束縛而分開；他們的心如同異鄉的滾滾黃塵，被蒙蔽灰塵；兩人的距離是如此的近，心又是如此的遠，無法了解彼此。

常子看到他不斷震動的腳時，害怕地安慰、鼓勵忍野：「你怎麼了，為什麼發抖的那麼厲害？」（全集465）常子希望忍野能夠說出實話，但忍野講不出真話，僅回答：「沒什麼、沒什麼啦」

（全集465）。常子著急地跟他說：「這個夏天回內地吧！好吧？老公，好久了沒回去了，我們回內地吧！」（全集465），忍野半三郎的回答：「好，就回內地，兩人回內地一起生活！」（全集465）此刻兩人的對話及互動，道盡了忍野半三郎的強忍與常子的著急，也道盡了兩人對外地生活的不適，還有夫婦感情的距離。

關於這段互動，常子的著急被當時的地方報紙「順天時報」¹⁶認為是「像被鎖鍊住的囚犯一樣」（全集465）；作品中擔任故事敘述者的「我」，則是認為「將忍野半三郎鎖在家庭的人間之鎖斷了」（全集465）。雖然故事如此描寫，

但由故事情節觀看，筆者認為故事中的「鎖」，是指兩人因為馬腳之事彼此無法理解的「心鎖」，「心鎖」斷了也意味著馬腳暴露了兩夫妻的真實生活。平常常子胖胖的臉頰常掛著微笑，「從奉天到北京的途中，即使有甚麼不適，被寢車的南京蟲蟄到時也是一直微笑」（全集452）。而忍野從復活馬腳事件以來，對常子一直以推測之心看待常子，無法向最親近的太太說實話。由此可知兩人都對自己很壓抑，無法向對方敞開心胸，馬腳事件暴露了夫婦兩人互敬的感情；兩人相繫的心鎖，猶如兩人所綁的麻繩一樣，被突然的事件崩斷。

面對忍野的異常，常子恐慌又無助，忍野離開家之後，她陷入沉思不解，等著忍野回家。她期待的日子終於來臨，可是盼到的是滿身灰塵，垂髮長鬢、消瘦憔悴，近乎認不得的忍野。盡管忍野變了樣，常子從忍野半三郎的眼神看到「充滿盼望看到常子盼了很久的眼神」（全集470）。由此可見兩人期待彼此相見的心情急切；常子一方面驚叫，一方面想投入忍野的懷抱。然而忍野人身馬腳的模樣，讓常子陷入心理交戰。對馬腳的厭惡感，不斷襲擊常子的理智及情感。就在情感、厭惡的苦鬥中，深怕無法再看到先生的常子，叫了忍野三次「老公」，二度情不自禁地要投入忍野的懷抱時，然而對馬腳的厭惡感再度襲擊她的勇氣。忍野發現常子二次叫他時，露出對他馬腳的厭惡，所以當常子第三次叫他時，他已失去希望，

¹⁶詳參：同注4，〈注釋6〉，頁457。

毅然轉身背對常子，悄悄離去。雖然常子鼓起最後的勇氣，想拼命追回忍野，但一腳還沒出去，忍野半三郎的馬蹄聲早已遠去。常子青著臉，失去叫住他的勇氣，凝視先生的背影，昏倒在正門的落葉中（全集470）。

由此可知，忍野夫婦彼此的牽絆，也被一雙變成馬腳的雙腳，彼此感到非常無奈。雖然忍野擔心常子變心，認為「女人啊！你的名字是弱者」（全集458）。但常子對忍野的等待及牽絆，以及對馬腳的恐慌、厭惡、無奈，僅能說明常子並未變心，只是無法接受忍野變身的事實。兩人在外地的生活不適，因一雙馬腳而暴露，互敬的夫婦感情，也被改變的現實生活摧毀¹⁷。

（三）鐵路、陵墓的徘徊

死亡之馬加上無法控制之軀，變成非馬非人的忍野，流浪、徘徊在通往北京的「鐵道」¹⁸；也徘徊在死亡之墓「十三陵」。

朦朧黃塵月夜下，一個沒戴帽的的男人，奔向觀看萬里長城的名勝八達嶺

下的鐵道。

黃塵雨中，一個沒戴帽的的男人，奔向排列石人石馬的十三陵大道。

（全集466）

「觀看萬里長城的名勝八達嶺下的鐵道」是人所建立，亦是國家重要建設，亦是來回北京的工具。可說是代表「回家的生路」；而「十三陵」是中國皇帝的墳塚，可說是代表「死亡」的歸途。十三陵大道上的「石人石馬」則是保護皇帝的象徵，代表被褒揚的人、獸。忍野流浪、徘徊在「鐵道」、「十三陵」的描寫，不禁讓人強烈感覺故事在隱喻：忍野「如人如馬」地為國家、三菱公司到中國工作，卻落得如此，不被認同。他不管生或死都無法立足，流浪到一個無法立足的地方，徘徊在回家的「生路」與不得歸鄉的「死亡之途」。他是一個生死不得，沾滿黃塵的獸身人，既無法面對任何人，亦無法被認同的身份，在看不到邊際的黃塵中，四處飄盪。

（四）Henry Barret和忍野半三郎

到中國工作做事、討厭馬的忍野變身馬身，導致家庭毀壞、夫妻離散，還被誤認是復活後的精神異常，包括常子、忍野的同事、山井博士及代表「天下公道」的「順天時報」。「順天時報」大作文章報導：

沒有受過統治或戰敗的國家體制是站在家族主義。如果站在家族主義之

¹⁷ 關於忍者夫婦的互動，森英一所提出的「『偽善的』夫妻愛的別訣」；國末泰平的論點是「常子對忍野半三郎的變心」「忍野半三郎的孤獨」；關口安義則提出「孤獨及疏遠」。筆者論點不同以上論點。詳參：同注1，森英一（1985），〈馬の脚〉，頁82-83；同注14，國末泰平（1992），146-147；同注10，關口安義（2007），109。

¹⁸ 「位於北京北西的山，平綏鐵路隧道開通」。參自〈馬腳〉的注釋，中譯是筆者的拙譯。原文詳參：同注4，芥川龍之介（1987），〈注釋2〉，頁467。

上，一家主人的責任是如何重大自不在話下。這家主人是否有發狂的權力」（全集467-468）。

雖然常子看到變成人馬身的忍野模樣，終於相信自己的先生如他日記所寫，是不得已變身。但是週遭的人不僅不信，也認為常子看到的馬腳是幻覺，這都是以日本國家體制對忍野個人主體的扼殺，也扼殺到中國工作的忍野家庭，忍野的命運彷彿是在告訴讀者到中國工作的日本人命運。同仁醫院院長山井博士的診斷、順天時報的報導，他們握有語言權力的工具——政治之筆再次「槓掉」忍野的主體，成為不被國家認同的身份¹⁹。

此外，故事中出現四次忍野「沒戴帽」的描寫，前二次是徘徊在「生死」之路，後二次是回家找常子的時候。

朦朧黃塵月夜下，一個沒戴帽的

¹⁹ 筆者認為被語言槓掉的主體，如同齊澤克所言，主體是某種語言——某種「意識形態」（大他者A）下槓掉的客體。齊澤克對於「意識形態的客體」——意識形態的幻象，認為：「意識形態就存身於下列事實之中：人們並不知道他們實際上做了些甚麼」，他們對於他們所從屬的社會現實的表象是虛假的，連景象當然是由同一現實製造出來的扭曲。」並認為「幻覺」並不出現在知的那個方面，它已經出現在現實之中，出現在人們正在做的事物和人們的行為之中。幻覺是雙重性的：它寄身於對幻覺的視而不見之中，這樣的幻覺正在建構我們與現實之間的真實、有效的關係。」詳參：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Žižek）（2002），《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季廣茂譯，北京：中央編輯出版社，頁42；頁44-45。

男人（後略）。

黃塵雨中，一個沒戴帽的男人，奔向排列石人石馬的十三陵大道（後略）。

（全集466）

滿地落葉的門前，一個沒戴帽的男人佇立在微光中。帽子，不、不僅沒戴帽子，男人確實是穿著沾滿灰塵、破爛不堪的外套。（全集469）

對日本人而言，自明治5年（1872年）開始，日本人全面穿洋服、戴帽，作為西化、文明開化的象徵衣著²⁰。塵滾滾之日，下雨之日，帽子也是用來保護身體之物。然而「一個沒戴帽的男人」不僅代表異於常人的他者²¹、亦是非文明之人——馬身人獸之隱喻。其次，日語「戴帽子」的「戴」字，其發音為「kaburu」，亦有「蒙受」的意思。筆者認為綜合以上所述，忍野是個被定為非文明、失去被保護之人，也是「蒙受」脫離「家庭主義」、國體之罪的漂流主體²²。

²⁰ 詳參：田中彰（1983），〈文明の開化〉，《明治維新》。東京：偕成社，162（初出：1967）。

²¹ 關於這點，阿部壽行認為「沒戴帽的男人」是「表示半三郎變身為異質存在的暗語」，筆者受到 啓示甚多，惟阿部氏的論點沒有與空間一起探討。詳參：同注7，36-37。

²² 關於這點，藤井貴志認為「強迫性將主體逼到必須純粹一貫的身分，是極為意識型態的」，惟論點並未詳述。詳參：藤井貴志（2010），〈「馬の脚」--生はべつのところにある（特集 芥川龍之介を読み直す）--（芥川テクストを読み直す）〉，《国文学：解釈と鑑賞》，75(2)，126。

相對於忍野，在中國工作，猝死於京漢鐵路車中的Henry Barret，他的身份是在中國工作的西洋人。他是被封為美國·中國禁酒協會會長，但死因卻是喝酒。雖被懷疑自殺，但事實不然，他自殺的藥水被驗出是酒精類，意思是Henry Barret因酒致死，死因可說是西洋人至中國享樂而猝死。

兩人的命運在中國交會，卻形成不同命運的發展，禁酒會長Henry Barret不能喝酒，卻偷偷喝酒死在「京漢鐵路」車上；忍野半三郎變成非馬非人，失去自我，生不如死，徘徊在北京西北邊的八達嶺下的鐵道。鐵道都象徵當時日本、西方列強對中國侵略，移動維「生」的工具。然而故事中描寫的忍野是無家可歸之非人，Henry Barret是享樂猝死之洋人，無疑對當時到中國工作的日本、西方列強，形成對比的諷刺書寫。

肆、結論

如上所述，因為忍野半三郎失去立於外地的腳，無法立足於家，更遑論立足於國家體制下在中國工作，他的馬腳是不被認同，無法立足的。他無法對外發聲，僅能以日記記載，他的身體如同他的名字一般，他是一個無法言語的嵌合主體。

忍野半三郎的身體論述，掉入一個弔詭；他討厭馬，不想變成馬，受命運掌控，成為馬身的一部份，變成非人

非馬的交戰。然，馬受諸自然的駕馭；人、家庭受國家的駕馭；忍野變身前就死亡一次，是被輿論稱讚的死亡；復活後卻反被輿論、國家體制再次扼殺，他是一個永遠沒受保護，沒有「戴帽子」的他者，徘徊在「生」之鐵路、「死亡」之墓，生死不得，哪裡都無法立足；回不了家、故鄉，永遠飄零的主體。

誌謝：本文原發表於2012年5月18日義守大學所舉辦的「2012年日本文化與教學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特別感謝淡江大學彭春陽教授的評論、意見、指導。彭教授的寶貴意見，在本文中已一一完成局部的修改。

參考文獻

田中彰（1983），〈文明の開化〉，《明治維新》，東京：偕成社，162（初出：1967）。

狄倫·伊凡斯（Dylan Evans）（2009），劉紀蕙等譯，《拉岡精神分析辭典》，臺北：巨流。

芥川龍之介（1987），〈馬腳〉，《芥川龍之介全集 第5卷》，東京：ちくま文庫，451-472。

——（1998），《芥川龍之介全集 第24卷》，東京：岩波書店。

菊池弘等編（1985），《芥川龍之介事典》，東京：明治書院。

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Žižek）（2002），《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季

廣茂譚，北京：中央編輯出版社。

孔月（2004），〈芥川龍之介の『馬の脚』における帝国日本の表象——その寓意・風刺をめぐって——〉，《文学研究論集》，22，103-128。

阿部寿行（2001），〈芥川龍之介『馬の脚』ノート：解体される<我>・構築される<我>（山田晃教授退任記念号 永藤武教授追悼記念号）〉，《青山語文》，31，28-41。

邱雅芬（2004），〈中国旅行後の芥川龍之介文学：「馬の脚」の世界〉，《Comparatio》，8，38-44。

秦剛（1999），〈<告白>を対象化した<お伽噺>--芥川龍之介の小説「馬の脚」を中心に〉，《国語と国文学》，76(2)，39-52。

須田千里（1996），〈芥川龍之介「第四の夫から」と「馬の脚」：その典拠と主題をめぐって〉，《光華日本文学》，4，75-90。

鈴木暁世（2006），〈芥川龍之介「支那游記」論--「馬の脚」「湖南の扇」への影響について〉，《語文》，87，50-63。

関口安義（2007），〈芥川龍之介「馬の脚」論--自由への遁走（特集〈働くこと〉と〈戦争すること〉）〉，《社会文学》，25，101-111。

藤井貴志（2010），〈「馬の脚」--生はべつのところにある（特集 芥川龍之介を読み直す）--（芥川テクストを読み直

す）〉，《国文学：解釈と鑑賞》，75(2)，121-128。

国末泰平（1992），〈芥川龍之介「馬の脚」--冥界からの生還〉，《日本文学と人間の発見》，東京：世界思想社。